

二月

柔石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杨东标
选编

柔石作品精编

二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月/柔石著, 杨东标选编.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5.7

ISBN 7-5339-2151-8

I. 二… II. ①柔…②杨…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4628 号

二 月 柔石作品精编	
杨东标 选编	
图片撰文 杨东标 责任编辑 张德强 封面设计 应一丁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电邮: zjlapb@mail.hz.zj.cn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260 千字 印张: 11.25 插页: 2 印数: 0001-6000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2151-8 定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前 言

杨东标

柔石最出色的作品是《二月》。可以说,《二月》是柔石的代表作,也是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写于1929年的《二月》,反映了大革命失败以后青年知识分子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和彷徨。作为主人公的萧涧秋,“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到了芙蓉镇以后,面对陶岚和文嫂两个女性,他卷入了痛苦的漩涡之中。现实如四布的陷阱和黑洞,使他寸步难行,甚至无法立身。他同情文嫂的悲惨遭遇,竭尽全力救助她的一家,然而流言四起。孩子病死,文嫂自尽,使他人道的愿望如幻影破灭。聪明而美丽的陶岚爱他,他本可接受这上天的安排,而纨绔子弟钱正兴因看中陶岚而与他死皮赖脸百般纠缠,脆弱的他便落入了悲哀的迷茫之中。他既没有“冲锋的战士”的热血和勇气,又不愿与“新式公子们”沆瀣一气,于是,只好落荒而逃。一个并不新鲜的爱情故事,承载的却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黑暗社会的大背景,爱情超越了本身的意义,读者读到的是社会和时代的压抑和沉闷。故事因此而深邃而充满张力。

萧涧秋的形象，糅合了柔石自身风萍浪迹、痛苦求索的感受，他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南北上下跑了一圈，求学不成，求职也难，几次与友人欲筹办中学都成了泡影，他信奉的“教育救国”的愿望也变成镜花水月。社会黑暗，前程迷茫，该往何处去？他一直处于痛苦的寻找之中。这种痛苦，也是当时大部分觉醒了的知识分子无路可走的痛苦。在当时女作家庐隐的小说《或人的悲哀》中，通过一个颓落的青年形象亚侠，提出对社会的疑问：“我心彷徨得很呵！往哪条路走？”这个为当时知识青年普遍苦闷和思考的问题，被柔石的《二月》表现得非常艺术和深刻。萧涧秋的形象具有典型性，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正义而矜持、善良而软弱的形象。后人指责他站得还不够高，是后人的隔岸观火，隔靴搔痒。处在那个天夜弥天的黑暗年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可以是多种的。萧涧秋具有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阶层中既是受难者又是反抗者的双重性格。在艺术手法上，柔石对于萧涧秋，不是作简单的好人坏人之分，也没有如同当时一些左翼作家的作品一样，为注释某一个观点，去拔高萧涧秋的形象——把他写成投奔革命，或勇于斗争之类的人物，因而使萧涧秋具有特别真实的意义。其实，一篇鲁迅先生的《〈二月〉小引》早将其典型意义概括得入木三分。文学是入学。高明的作家不在于编织一个什么动人的故事，而在于人物形象的创造。萧涧秋就是一个成功的创造，他应该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物画廊。当然，《二月》还有其他一些好处，凄婉的故事，诗化的语言，其他人物形象鲜明的塑造等等，都使这部小说产生了独特的审美效果。

《为奴隶的母亲》当然是一篇优秀的短篇小说。1930年

初,作者开始接近革命,参加革命,他的世界观正在发生质的变化。这一变化同时也反映在他的创作上,他决定“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把关注知识分子的视觉转换到关注更广泛的劳苦大众上来,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而且,柔石是自觉的。这个转变还反映在他的另一个短篇小说集《希望》上。《希望》共收进二十八篇作品,除《生日》是旧作之外,均是1928年夏至1929秋在上海所写。这些作品有的精巧,有的粗疏,让人看到了作品的题材正在从知识分子向劳动人民的扩展,表现了柔石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的历程,也可视作《为奴隶的母亲》之前的积累和递增。《为奴隶的母亲》则以其圆熟的现实主义手法,细致朴素的人物描写,使柔石的创作达到新的高度。他对受苦受难的农民妇女悲惨命运的关注,显示了他的那颗宏大的博爱之心。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谈,或者说,我们站在历史的高点上,从创作规律上去思考一下“转换形式”又如何?

社会生活是无限丰富的,每个角落都会折射出时代和人生的光芒。文学作品的价值,或者说作家的价值,不在于写什么,而是在于如何写,这个曾经被模糊了的基本道理,如今不再会有“异端邪说”之嫌了。作家的所闻所见毕竟有限,去熟识原先不熟识的事物和人物,也不是一蹴可就的。从本质意义上说,作家最好是在一个非常自由(也许轻松,也许沉重,甚至痛苦,但必须是自由的)的心态下,去写自己非常熟悉,并对之有深切的情感体验的人和事,这才是不朽之作产生的前提,也是为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所证实的真理。

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柔石的这个转变,是无可厚非的,甚至还让人投以深深的敬佩;但是,对他来说,更熟悉的

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是《二月》，是萧涧秋。

《为奴隶的母亲》揭示的是劳动人民生存的苦难，《二月》诉说的是知识分子心灵的苦难。只有熟识了，才能深入，才能洞幽烛微。对于柔石，直抵人物心灵深处的恐怕是萧涧秋，而不是春宝娘。虽然，两者都寄托了他的悲悯的人道情怀和苦难意识。

作为作家，1930年的柔石已经成熟了。他热爱文学，不甘搁笔。他完全可以写出更优秀更宏阔的作品来。刚起头的长篇小说《长工阿和》该是一番什么样的面貌呢？想来他会有所超越的，达到他转换内容和形式的另一座高峰。可惜，他的青春年华连同他的不凡才艺被罪恶的势力杀害了。中国失掉了一位很有才华很有希望的作家，成为历史的深深遗憾。

（该文为作者所著的《柔石二十章》中之一章，题为《作家的柔石》，现作为本书的前言，有所删节。）

目 录

前言

杨东标 I

中篇小说

《二月》小引	鲁迅 3
二月	9
三姊妹	1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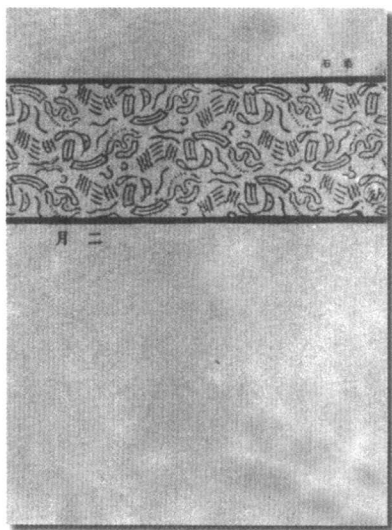
短篇小说

疯人	207
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	218
没有人听完她底哀诉	238
死猫	243
夜底怪眼	247
别	251
摧残	258
希望	264
为奴隶的母亲	271

诗歌散文

秋风从西方来了	299
战！	301
血在沸	303
诅咒	310
人间杂记	312
偷果子的小孩	312
死所的选择	314
就诊	318
卖笔的少年	319
上当	322
一个白色的梦	324
六月的赐惠者	327
一个伟大的印象	329
还乡记	339

中篇小说



初版《二月》的封面。(1929年11月由上海春潮书局出版)

《二月》小引

冲锋的战士,天真的孤儿,年青的寡妇,热情的女人,各有主义的新式公子们,死气沉沉而交头接耳的旧社会,倒也并非如蜘蛛张网,专一在待飞翔的游人,但在寻求安静的青年的眼中,却化为不安的大苦痛。这大苦痛,便是社会的可怜的椒盐,和战士孤儿等辈一同,给无聊的社会一些味道,使他们无聊地持续下去。

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冈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这从上述的两类人们看来,是都觉得诧异的。但我们书中的青年萧君,便正落在这境遇里。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

佛山——上海去了。

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

但是，瞿昙（释迦牟尼）从夜半醒来，目睹宫女们睡态之丑，于是慨然出家，而霍善斯坦因以为是醉饱后的呕吐。那么，萧君的决心遁走，恐怕是胃弱而禁食的了，虽然我还无从明白其前因，是由于气质的本然，还是战后的暂时的劳顿。

我从作者用了工妙的技术所写成的草稿上，看见了近代青年中这样的一种典型，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动，便写下一些印象，算是序文。大概明敏的读者，所得必当更多于我，而且由读时所生的诧异或同感，照见自己的姿态的罢？那实在是很有意义的。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鲁迅记于上海

為了忘却的紀念

我早已想寫一點文字，來紀念幾個青年的作家。這並非為了別的，只因為兩年以來，悲憤填膺時，未嘗不擊我的心，至今沒有停止，我很想藉此算是練筆一摺，將悲哀振脫，給自己輕鬆一下，照直說，就是我倒要將他們忘却了。

兩年前的此時，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們的五個青年作家同時遇害的時候。當時上海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件事，或者也所登不暇，或不屑載這件事，只在日文藝新聞上有一點隱約其辭的文章。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裏，有一篇林莽先生作的白莽即愛死，中間說：

他做了些詩，又譯過匈牙利詩人彼得斐的莪甫詩，當時的奔流，

的編輯者曹湜接到了他的投稿，便來信要和他會面，但他知是不願見名人的，結果是曹湜自己跑來找他，竭力鼓勵他作文學的工作，但他終于不能坐在曹湜同裏寫，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捕。……

這里所說的我們的事情其實是不確的。白莽並沒有這麼高慢，他曾經到過我的寓所來，但也不是因為我要求和他會面；我也沒有這麼高慢，對於一位素不相識的投稿者，會輕率的寫信去叫他。我們相見的原因很平常，那時他所投的是從德文譯出的彼得斐付也，我就寄信去討原文，原文是載在詩集前面的，郵寄不便，他就親自送來了。看去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面貌很端正，聲色是里里的。當時的談話我已忘記却，只記得他自說姓徐，家山人；我問他為什麼代你收信的女士是這麼一個怪名字（怎麼怪法，現在也忘記了），他說她就喜歡起得這麼怪，羅曼諦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對勁了。就只剩了這一點。

夜裏，我將徐文和徐文粗粗的對了一遍，知道除我翻譯之外，還有一個故意

的曲译。他像是不喜欢。周氏法人。这周字的，却改成周氏法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来信，说很悔和我相见，他的话多，我的话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种耻辱似的。我回他一封信去解释，说初次相见，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作原文的变。因为他的原意留在我这里了。我收我所藏的这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能再译些首诗，以供读者的参考。他果然译了数首，自己拿来了。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这何和诗，后来我都登在《奔流》。第二本，即最近的一本罢了。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夏天。有人敲门了，我开门时，来的就是白痴，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很一副不整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易》上的书也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书，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样出汗。我想，这大约就是林森先生说的。又一次的被捕了。那一次了。

-65-